

471

春秋輯傳

七

卷之四

...

...

...

...

...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樊寅捷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

汴從河出睢從汴出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祀之次水旁也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曰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小事不用大牲而况

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

魯衛邢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

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陸氏曰執鄆子

用之取其血與之盟 趙氏曰緣盟用之同于牲也

杜氏曰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大南面之君

善惡自專不得托之于他命 按用之據左氏是殺

人以致祭二傳皆謂叩其鼻以衄

釁也音二

社陸氏謂取

其血與之盟陸說頗合情理鄆子後會非大罪逆殺

而用之如牲以祭社宋公邾人雖無道恐不至如是

之殘忍也 趙氏曰曹南之盟自是大夫盟耳若宋

公自曹還宋何得路出于邾哉左氏云用之次睢之

社以睢水在宋附會為此說據鄆子會于邾何得至
宋哉 按曹南之盟宋公當從公羊作宋人為是若
霸主在曹邾無使大夫與盟之理

秋宋人圍曹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

崇崇
侯虎

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伐之

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左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按雨乃偶然天豈助虐甚矣甯莊子之逢君而左氏之好誣也 按邢舍狄怨而從狄伐衛衛舍狄怨而專伐邢邢或被脅衛則肆忿也其惡大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
楚始與夏盟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

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宋襄暴虐
故思齊桓

杜氏曰地以齊齊

亦與盟 按此盟以不忘齊桓之德為辭齊桓伏羲

以伐楚屈完來盟于師得尊中國攘夷狄之義未嘗

引楚而內之也內楚而列于齊盟自此會始或者皆

知合南北之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會已為之權輿

矣陳合齊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

爭為長楚人衷甲冠不可啟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

不書取梁者主名

自取之也初梁伯好

土功亟成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

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

凡啟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

之塞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 啖

氏曰作門戶為啟當用春分以後城郭為塞當用秋

分以後順天時以開閉也 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

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 胡氏曰

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天子五門臯庫應雉路魯有庫雉路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夏部子來朝

部古報反

陸氏曰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

杜氏曰部姬姓國 後漢志濟陰城武北有部城

五月乙巳西宮灾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
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杜氏曰公別宮天火曰灾何氏曰禮夫
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

鄭文公子

洩堵寇

鄭大夫

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秋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穀
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按齊已定何救齊之有左氏是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

附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按臧文仲之言天下之名言

也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杜氏曰為邢故 按有他國則狄同稱人無他國則狄還本號而止稱狄益見進之之說非是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

上 按齊楚力敵齊義方著楚少懦焉故楚服而齊
霸晉楚力敵楚勢方張晉少懦焉故南北合成而晉
楚兩霸宋不强于魯衛而常有先諸侯之志前之襄
公後之王偃其轍一也襄公徒慕齊桓假借仁義之
迹而欲效之故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為仁立孝
公以為義徒慕齊桓以不戰屈楚之迹而欲效之故
為鹿之盟以求諸侯而楚陽許之致而執之直以兒
戲視之耳偃之王政襄之王道也偃之射天襄之用

鄆子也

夏大旱

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孔氏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而得雨喜雩有應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按郎顗謂魯僖遭旱脩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攷于春秋初書不雨書雨已而書大旱公之晚政荒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

以伐宋

孟公作霍穀作雱
或作宇楚始書子

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

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穀梁傳

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

執中國也按鹿上之盟楚嘗許宋以諸侯故為今

會以定之執宋公以同執為文穀梁謂不與夷狄之

執中國胡氏謂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

以聽而莫之違故以分惡于諸侯也此皆得之抑宋

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為中國諸侯之所共嫉故
楚得以乘間而諸侯莫違亦以見德義尊則人聽制
命于已德可賤則已聽制命于人求諸侯志將以為
雄也而其道一失非唯強楚得而加之陳蔡鄭曹許
皆得而加之矣此春秋書法之意也 鹿上之盟固
楚人將誘而致之未容有他亦恃有齊在焉今之會
齊不至事可疑矣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
讐也見執烏乎疑 春秋書吳楚之事初舉號繼而